

铁路新村这片民居，曾是日军兵营？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几天前，市民赵培新无意中聊起的话题为记者提供了线索——铁路新村附近的一片民居，曾是日军驻沧兵营。71岁的赵培新退休前曾在原房管局工作，对沧州地区房屋的分布和性质十分了解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本报记者和文史爱好者一起来到了铁路新村附近。

工农路南侧，顺着“铁路南楼小区”旁的小路一直南行，一边走一边寻索，在一排房屋前，赵培新停下脚步说：“应该就是这里。”

虽然墙皮已经有些脱落，但还是能明显看出这排平房与旁边民居的区别——整排房屋连为一体，几根笔直高耸的烟囱嵌在屋后，远远望去，十分醒目。

看到一群人在街巷里寻访，61岁的韩伯伯停下了脚步。听说是来找寻日军当年的兵营，老人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：“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听老人们说过，这片房子是日本人侵占沧州时盖的。”他说，这里曾是日军的住所和仓库。包括已经拆除的铁路医院，都曾被日军占领。

随后，老人指引着我们继续向巷子深处走去。这时，年逾古稀的李宝营打开了家门，他是这排老房子的住户之一。老人曾在沧县橡胶厂工作，十分肯定地说：“包括我居住的房子在内，往南3排平房，都是日军盖的。我还听老人们说，当年，日军的司令部就在这里。”老人记忆中，房子是1937年—1942年期间盖的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曾是刘表庄公社，后来变为粮站宿舍，但从没拆除重建过。

还有的老人说，这里曾是日军的粮库、弹药库，房子上还有他们架设机枪的洞口。

“知情的老人越来越少了，但住在这一片的人都知道，这里曾是日军驻扎的兵营。房子就是他们侵华的见证。”一位老人说。

微风吹过，荒草萋萋，南面几排房屋已杳无人迹。伴随着老人们的讲述，时光仿佛回到了80多年前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日军很快占领了北平、天津，并沿平汉、津浦铁路线迅速南犯。9月12日，日军占领青县城，在青县流河镇、北王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。此时，沧州城已经岌岌可危。

同时，日军南侵也遭到爱国官兵的奋起反抗。日军以飞机和重炮轮番轰炸，而守军没有重火力掩护，全凭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、刺刀和大刀与他们浴血奋战。3个昼夜，中国军队拼死抵抗，终因力量悬殊，在坚守数日后，沧州城（时沧县城）还是于9月24日被攻陷了。

运河两岸硝烟弥漫，沧州城就这样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。日军占领沧州后，迅速掠夺侵占各种资源——建水厂、发电厂，控制铁路运输等。

文史爱好者们纷纷推测，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在这一带驻兵布防，很可能是由于这里位于沧州北部，距离铁路线近。

老住户相继搬走离开，史料中记载不详，寻访虽遇困难，但仍在继续。希望广大读者为本报提供相关线索和资料。



附近居民讲述房屋历史



以“崇文重教”闻名，为《河间府志》作序，深受百姓爱戴——一位河间知府的深情告白

赵华英 杨静然

清乾隆年间的《河间府志》，在明清各版府志中规模宏大、内容翔实，至今仍是研究沧州市各县市、河北阜城、山东宁津等地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这部45万字的府志由三任河间知府合力而成，在地方志的编撰史上也很少见。其中，知府杜甲为这部志写了序文，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河间的不舍、对百姓的深情。而河间百姓对他也十分爱戴，离任时，70多位学生作诗送别。

拨开历史的云烟，让我们一起探寻杜甲在河间发生过哪些故事。

上任之初先建书院

杜甲是扬州江都人，字补堂，号晚晴，曾考入国子监。乾隆六年（1741），杜甲任通州知州，《通州志》记载，他“洞达治体、政皆裨民，擅长听讼、剖断如神”。后来，他又先后在宁波、绍兴、杭州任职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六月，杜甲上任河间知府。

杜甲重视教育，来到河间任职后，第一件事便是修缮瀛州书院。

河间曾有两大书院——毛公书院和瀛州书院。毛公书院始建于元代，位于

城北三十里铺，较为偏远。瀛州书院为府级书院，始建于明代，但原址早已废弃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，瀛州书院被安排到河间府学文庙一侧的房子中，空间狭小，也不方便学习。看到狭窄老旧的书院，他不禁感慨万千。

在河间这样一个以礼乐闻名的古郡，一种迫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涌上杜甲心头。《杜使君治行记》记载，他到任河间后，对官员们说：“此献王旧封、毛公董子之故乡，书院为长育人材地，太守责不敢弛！”

杜甲对文教的重视由来已久。早在任通州知州时，他就曾捐出俸禄，与士绅筹资修缮当地的书院，还聘请主讲，给生员发放伙食津贴，通州的百姓深受其惠。

来河间后的第二年，他上书朝廷，申请重建书院。得到批准后，他立即挑选地点、购置材料，聘请工匠。建书院时，杜甲又带头捐款，各县主官、学者纷纷捐钱，3个月后，瀛州书院建成。建成后的瀛州书院设有讲堂，有供奉董仲舒的董子祠、供奉毛茛的毛公祠，读书房、藏书房、厨房等一应俱全，还有供师生游乐的池塘、草亭等休

憩景点。

杜甲还亲自撰写了《瀛州书院碑记》，树碑记事，感叹河间“一郡之大”，必须有一所专业书院作为培育人才的“养士造士”之地。这样，博大精深的诗经文化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《河间府志》背后的使命担当

河间历史源远流长，历任知府都十分重视编撰修志。

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河间知府王检主持纂修，此事刚刚开始，王检却离任了。继任知府杜甲继续编撰工作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冬，杜甲聘请江南赫赫有名的才子黄文莲重为考证编修。成书时，杜甲因辞官回家，最终由继任的河间知府刊刻印行。

从到任河间知府到离任，清代笔记集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了杜甲在河间的主要事迹：“立书院，修献王旧封，平魏闾祖坟……”除此之外，书中还记载了杜甲赈灾、修墓，可见这位河间知府的智慧、才能与仁义。

杜甲离任前，黄文莲找到他说：“《河间府志》就要刊印于世了，您也作一篇序吧？”

那些为了修建书院日夜操劳的日子，那些与河间贤人雅士品读读书的日子，历历在目，令杜甲触目伤怀。他深情写下：“转眼之间，我来到河间已经7年了。但凡府境之内的属邑、城郭，我要么去过一次，要么去过两三次，各地风土景物之美丽或朴实，百姓财物之增加或者减少，人情风尚之丰盛或俭约、强悍或柔和，我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。见到各地的贤士、大夫，大家都以礼相待、尊崇请教，河间府的文士慕名找到官署，与我谈论论事的不在少数。忽而又想起到乡村访民间情的时光。每次见到老人、孩子幼童，就亲切地过去和他们交谈。在河间任职的日子，令我开心惬意。”

杜甲的父亲曾任河间府之吴桥县令，杜甲年少时曾在吴桥生活，河间府名人戈涛评价说，杜甲到河间府任职，见郡人倍感亲切，“殷然有故旧之义”。

在序文中，杜甲还写到：“让人感动的是，面对一个即将离任的知府，河间府的各界人士没有漠然相待，而是朝夕探访我，赠送酒食送行的朋友络绎不绝……”

翻开《河间府志》，河间的风土人情、民俗民风、纷纷记录在册，千百年的典章文物，无论从史传中援引，还是从传闻中采集，自己曾经手披目检，字字句句都有感情，这些资料也许能对保存河间古郡的历史有所帮助。想到这些，杜甲内心感到十分欣慰。

河间文士赋诗送行

杜甲为《河间府志》所作的序文，并非简单地介绍地方风物，而是字字发自肺腑，述说着对这片土地的一片深情。

令他惊喜的是，离任时，河间府城的士绅官员纷纷为他送行，表达不舍之意，甚至还特意写了一本“送行诗集”——《送杜补堂太守归广陵》。“补堂”是杜甲的字，“广陵”为杜甲家乡扬州的“古称”，诗集由河间府名人戈涛作序。

戈涛是河间府献县人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进士，官至监察御史，以诗为名，与纪昀等六人被称为“河间七子”，对家乡感情很深，与知府杜甲也多有来往。在这篇诗序中，戈涛对杜甲评价很高。

戈涛写到，杜知府来到河间，对百姓惠爱关心、勤廉劳苦的功绩，不可一一尽数。最让人敬重的，是他崇文重教之举。河间府本来没有书院，有之，自杜公始也。瀛州书院的厅堂、凉亭、池塘，都是杜知府亲自营造；补贴师生的津贴是杜知府多方筹集，老师是他礼聘而来，书院中奉祀的毛茛、董仲舒等大儒，也是他亲自审定，如今河间府的学生能够在此安心读书，能够与毛茛、董仲舒两位大儒比邻而坐，都是知府的功劳。

杜甲离任时，瀛州书院的70多位学生自发为杜甲建起牌位，奉祀于讲堂之上，并纷纷作诗相送，并邀请戈涛为诗集作序，于是便有了这本“送行诗集”。

王金明：爱收藏的“王司机”

本报记者 寇洪莹

“老式电视机、铁犁、耙子……这些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老物件。”5月27日，泊头市苏屯民俗收藏馆内，王金明正结合这些珍贵的老物件，向参观者讲述美丽乡村的变迁过程，讲述老一辈人艰苦奋斗的故事。

王金明今年52岁，是泊头市苏屯村的一名农民，也是这座收藏馆的创建者。他告诉记者，展馆里展出的实物都是他收藏的。从1993年开始藏书，后来扩展到各类民俗物件，30年来共收集了1000多种门类、万余件藏品。

记者眼前的王金明，一身黑色休闲装，脚穿一双黑色老布鞋，举手投足间有一种江湖侠气。“我最开始干农机维修，贴补家用，从2006年开始，给别人开货车，2009年自己买了一辆货车，搞物流运输。”走南闯北，王金明赚来的钱大多用在了收藏上。2021年王金明的儿子成家后，子承父业，也开了货车。从此王金明就不再出远门，在家里专心做起了收藏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他开始筹划利用自家平房建收藏馆。

跑车是他的主业，但“爱收藏胜过开车”却是不少亲戚对王金明的评价。还有人调侃他“不务正业”，王金明闻此，一笑了之。那些年，王金明的货车主要跑宁波线，卸货后，车一开到停车场，王金明就去周边的旧书、旧货市场去转悠。看上心仪的东西，总要买几件回来。回到家后他也不闲着，去十里八村溜达，和老人们聊家常，谁家旧物件，他就去跟人家主动聊。集腋成裘，东一件淘、西一件捡，慢慢攒起了不少老物件儿。为能将这些老物件顺利拉回，王金明置办了一辆小皮卡车，后边的车身专门用来放大物件。

这万余件藏品，这些年平均下来每天都要收集1件多。其中的艰辛和不易，只有王金明自己清楚。有一次，阳信那边有老物件要处理，王金明一听说这个消息，可高兴坏了。在别人眼里不值钱的“破烂”，在他这可是宝贝。于是，王金明欣然开车前往。那一趟，收获颇丰，一车装不下，折返了好几次，才把那些老物件全部运回家。王金明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，那时家庭条件不好，王金明只上到初中。走上社会，没有参

这些年来，王金明为收藏付出很多。直到近年，老物件、民俗文化越来越受重视，亲戚朋友才逐渐理解他。家人说：“以前，觉得他是‘不务正业’。现在看来，是我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。如今，老物件越来越少了，哪怕再怎么寻找，一些历史的痕迹也找不到了。”现在，哪里老物件，亲戚朋友就会告诉王金明，有人来参观，家人们还主动当起了向导。



我的乐园

王熠城

是什么地方，时刻吸引着我？像有魔法，是我的乐园——黄河路小学后面的那条小路。

这是一条800米的红色橡胶跑道，每天我都会坚持来这里跑步，不论严寒酷暑。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在那里有我洒下的汗水，也有我飞扬的快乐。

春天，小草探出了头，小鸟在树间唱歌，和风暖阳让你想畅快淋漓地跑一场。那就赶快动起来，我要长个啦！

夏天，这里绿树成荫，小草铺满了大地，那条红色的跑道更红了，大杨树像伞一样为我遮挡酷日。清晨我和小鸟一起跑步，晚上我和妈妈在洁白月光下漫步，说着笑着玩着，亲情在微风中流淌。

秋天，跑道两侧的大杨树会落下一只只金黄的蝴蝶，在空中跳舞。我就在金黄色的路上踩着落叶飞奔，好像进入了一条金光大道。

冬天来了，万物沉寂，只有雪松精神抖擞，像边防战士傲然挺立，激励我每天坚持长跑，妈妈也会在一旁为我加油。如果刮大风就可以偷懒了，我坐在车子的后座，抱紧妈妈，我们去兜风啦！这就是我最大的乐趣，跑道的尽头是一段连绵起伏的路，妈妈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加速驶过。“呦，呦呦！”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这里充满了我们的欢笑，我的心飞上了云端。

我很喜欢这个乐园，给了我快乐和自由，给了我妈妈的温暖，也给了我坚毅的品格。